

睡仙桥的桥

花钰婷

白桦先生的一篇墙头文章

尔文

白桦先生，是我们信阳籍享誉中外的著名作家。因工作机缘，我曾在先生晚年多次登门拜访，先后在《诗歌报》《信阳日报》等媒体，撰文介绍过先生的文学历程与故土情怀。今日忽忆起一件往事，感念于心，觉得理应落笔记录下来。

2019年1月15日，白桦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我与平桥区的几位领导一同赶赴上海吊唁，走出楼梯间时，一位同住小区的老人感慨地告诉我们：“白桦先生是这栋楼里人缘最好的人，半点作家架子都没有，居委会安排的小事，他都认真真去做。”说着，老人抬手指向墙面：“你们看，这么大的作家，还亲自提笔写下了我们小区的故事。”我们顺着指引望去，墙上张贴的一篇短文末尾，赫然印着先生的亲笔签名。我与副区长李广全当即拿出手机，将这篇难得的文字完整拍下。

彼时诸事繁杂，一心忙于先生的吊唁事宜，未能静下心来细细品读这篇短文。直到昨日，李广全副区长特意打电话嘱托我找寻留存的照片。当晚，我翻阅电脑里所有文档，都未曾找到相关存档。躺在床上，我始终心有不甘，索性起身再次查找，终于在一个尘封的移动硬盘里，寻到了当年的照片，又耗时许久，通过电脑软件转换文字，并逐字逐句辨认整理，还原出了全文。

无需多言，现将先生的墙头短文照录如下，以绘诸君，亦表深深怀念。

陕北小区居户介绍：

我们的陕北小区是上海无数居民小区中的一个，平平常常，普普通通，居民的屋舍像他们的主人一样朴实无华。的确，在这里居住的老人比较多。年复一年，他们在这里默默地进，默默地出。而且有不少老人先后在这里和我们悄悄告别，离开了这个曾经付出过全部心智的世界。可我们的芳邻都是些什么人呢？连我这个老居民此前也不大了然，当我知道以后，真的大吃了一惊！在他们中间，竟然有“中国核能之父”之称的卢鹤绂院士，除了在物理学方面的卓越成就之外，他还给我们留下一句比原子弹的威力巨大得多的金玉良言：“知而告人，告而以实，仁信也”，这句话也是他一生对全人类的承诺。我们的芳邻还有在海内外赢得过巨大声誉的医学大师，如陈中伟、黄铭新、黄偶麟、兰锡纯、于仲嘉、戴瑞鸿等等。还有中国报界的宗师徐铸成，以及跨越两个世纪的资深编辑记者梅朵、姚芳藻伉俪。还有一生无怨无悔的教育家段力佩和吴若安。还有给我们执导过很多优秀影片的电影大师谢晋。还有作曲家吕其明，他给中国奉献了一部恢宏的交响乐《红旗颂》和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乐曲和歌曲。还有赢得过大量观众喜爱的歌唱家任桂珍、胡晓平、饶余鉴。还有给过上海人无穷欢乐的滑稽剧大师周柏春、淮剧名家何叫天。还有笔走龙蛇的当代书法家胡问遂，卓有成就的犹太大学专家许步曾，不胜枚举。

我们就生活在这些大师们中间，却浑然不知，为什么？天空会告诉我们，最明亮的星，只会静静地发光。

——白桦

我要去看一座桥，一座古老的桥。

冬日里的一天，我来到了睡仙桥。您听，睡仙桥，名字里就透着股仙气，带着些懒洋洋、又梦幻般的神秘色彩。村里当真有一座古桥，小小的，躬着背，像一只倦了的老猫，趴在一条小溪上。桥是真的老了，青石的桥面，被岁月打磨得油光水滑，石缝里长满了青苔，毛茸茸的，手摸上去是阴凉的、潮湿的滑腻。桥拱还是完好的，呈半圆形，倒映在下面那一湾浅浅的溪水里。

桥边有一棵古树，极粗的干，要两三个人才能合抱。树皮皴裂着，像老人脸上的皱纹，每一道，都镌刻着岁月的风霜。树虽老得不像样子，但仍倔强地活着，像是拼了老命，也要守护好它身边的桥，比它更老的桥。这种经年相濡以沫的陪伴，在寒冬里分外动人。凛冽的风太过残忍，把树上的叶子全都吹落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，可这些枝丫却丝毫不甘寂寞，将手臂纷纷伸向天空，像是在向上天祈求着什么，又像是在倾诉些什么。我虽听不懂树的语言，但我总感觉它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话。

村里老人跟我说，这桥有一千多年了。

一千多年，那是多少代人的光阴啊！那些造桥的人，那些从这桥上走过的农人、商贾、书生，他们的喜怒哀乐、他们的生老病死，都已经被风吹走了、被水冲走了，只剩下这座桥，还在这里，守着这一方水土，守着近旁的这棵古树。我站在桥上，不禁想起那个传说来。那个写《茶经》

的陆羽，他从车云山上尝了新茶下来，意气风发地走到这桥上，被这山水给迷住了，便倚着桥栏打个盹儿。谁知这一盹，竟悟透了茶道的精髓，就此得道成仙了。

我是不大信神仙的，可我却信这山水真能醉人。

想想看，千年前的一个古人，从繁华的都城抑或是喧嚷的市集出来，走进这深山里，满眼都是碧绿的茶树，耳边是潺潺的流水，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筛下来，碎金子似的，洒在他的青衫上，也落在这一汪静静的南湾湖水里。他不停地走啊走，许是乏了，许是这山泉水酿出的酒太浓，他靠着桥栏，竟然睡着了。丝丝缕缕的凉意从石头里冒出来，又缓缓沁润进他的肌肤，他的耳边是风过松林的涛声，可能还有远处村庄里一两声狗吠，可是这些都不曾将他惊醒。

他大概做了一个极长、又极美的梦吧。在梦里他或许看见那些茶树在云雾里舒展，每一片叶子上都坐着一个小小的、透明的神仙。于是他就不想醒了，或者说，他这一睡，便醒在了另一种永恒里。这桥、这树，便替他在人间活着，又活了一千多年。

可是这个千年的梦啊，终究还是被我们这些人给惊醒了。

叫醒茶圣陆羽的，是桥边一条新建街道的喧哗，村民们美其名曰“民居文化街”。房屋很是齐整，灰瓦白墙，用木梁承重，以堂屋为中心，看得出是仿了旧时豫南民居的样式，大概是想留住些什么吧。

街上店铺的们都敞开着，卖茶的

居多。我走进一家，主人是个中年男子，话不多，只默默地烫杯，沏了杯绿茶递过来。那茶叶在玻璃杯里浮沉。茶是极好的，有一股幽兰的清香，回甘绵长。我问他营生，他说自家有十几亩茶山，一年忙到头，春茶采完采夏茶，夏茶过后还得修剪、施肥、防虫。说到收成，他脸上是平和而喜悦的，说近些年好了，来玩的人多，茶叶不愁卖，家里也开了个“信阳小院”，旺季的时候，城里来的人，把院子都坐满了。

他说的“信阳小院”，便是这村里顶时髦的营生了。有叫“见山咖啡馆”的，有叫“小满耕读书屋”的，还有叫“观湖云枕窑香咖啡馆”的，名字一个比一个好听。像是特意从诗里摘下来的句子。我顺着路标，寻到一处临水而建的一个咖啡馆，院子里撑着几把遮阳伞，年轻人坐在伞下，端着咖啡，望着远处的湖面，低语浅笑。那湖看得真切，碧莹莹的一湾，像一块巨大的、没有打磨过的绿宝石，静静地躺在山的怀抱里。

咖啡馆里还有一些年轻男女，拿着手机拍照，拍咖啡、拍自己，也拍远处的水和山。他们说话的声音很轻快，像春天的画眉鸟在婉转啼鸣，隐约听见他们说这地方太美，拍照太出片，下周还要来，约上朋友一起来。

咖啡馆的旁边，就是茶园，一层一层的梯田，像登天的绿台阶，一直铺展到眼睛看不到的远方。我看着那些喝咖啡的年轻人，又看着不远处茶垄里剪枝的农人，心里忽然恍惚起来。这到底是茶园，还是咖啡

馆？是村庄，还是公园？时光在这里，像是被谁揉碎了，又按照一种新的、好看的图案，重新拼接了起来。那些古老的、传统的东西，和这些新鲜的、时尚的元素，就这么交织在一起，绘成了一幅美丽乡村的崭新画卷。

夜晚返程途中，我又经过那座桥。暮色里，桥似乎更老了，树也更老了。溪水还在流，发出细碎的、清冷的声响，像是在低声诉说着什么，又似乎在跟离去的游人打着招呼。那声音，仿佛从一千多年前流过来，还要流到一千多年以后去。这桥上走过的人，桥下流过的水，桥边住过的人家，都成了这声音的一部分，成了这村庄的一部分。

车子拐过山弯，回头再看时，睡仙桥村已彻底融进了暮色里，只剩下盏盏灯火，零零星星地闪烁着。我忽而再次想起那个传说，想起那个在桥上睡着了的茶圣。或许他真的没有走，他还在那里睡着，睡了一千多年，仍要继续睡下去。而我们这些来来去去的人，不过是他的一个梦，一个长长的、怎么也醒不来的梦。

风大了起来，我把车窗摇上了，可白天里喝下的茶的清香，随着一个饱嗝，又幽幽地溢了出来。车窗外，夜色愈发浓了，山影重重叠叠的，像一幅泼墨的画。远远地，传来一阵狗吠，悠悠的，在这冬夜里，传得很远很远。

我带着沾染衣襟的茶香，还有对古桥无尽的遐想，行驶在这茶乡的夜色当中，亦或许正游弋在陆羽的梦境里，这让我竟有些分不清了。

人生小满胜万全

李娟

朋友去青海游玩，在微信朋友圈晒出一组照片，镜头中的赛里木湖，澄澈、辽阔、纯净、钴蓝，雪山为邻，流云作伴，美如画卷。同时配文：活着，总要去看一次赛里木湖，人生才算小满。

朋友性格沉稳，极少在微信朋友圈发生活动态，这次难得破例，对此，我十分理解与共情，身处这般美景，怎能不心生激动与震撼？不过，我的关注重点，落在“小满”这一字眼上。

“满”，形声字，多释为“全部充实、没有余地”，常用来形容达到极致或是骄傲自足。《庄子·天运》曾记载“在谷满谷，在院满院”，本义指乐声充盈，无处不在，今义形容数量繁多，随处皆是。此处的“满”，便含“充满”之意。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，如满腔孤勇、誉满天下、信心满怀、志得意满，皆是这般释义。

人生路漫漫，你我皆是行者。许多人执着追求“圆满”，仿佛做到极致周全，方能知足欢喜。久而久之，这份追求完美的焦虑，便化作压力，萦绕身心，以致变得紧绷疲惫，渐渐失去审美兴致，更无心感受生活里细碎的美好。

初入职场时，渴望得到他人认可，向往成功者的光鲜。于是对待日常工作，习惯吹毛求疵，甚至埋怨同事，疏于配合。可慢慢发觉，越是刻意强求，结果越是适得其反，不仅自己身心俱疲，同事间的关系也渐渐变得疏离生硬。在职场几经磨砺沉淀，我终是悟透：对待本职工作尽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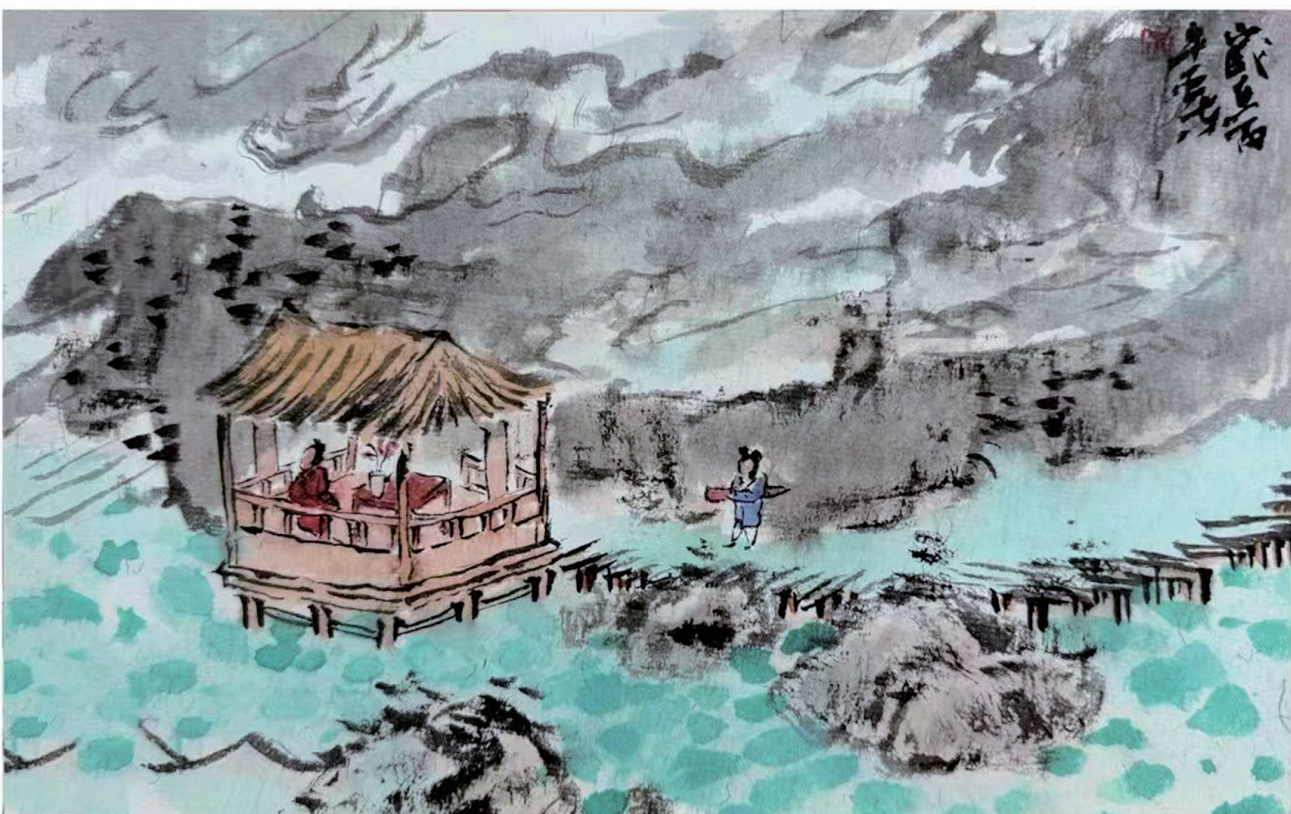
尽责，看淡名利得失，便是问心无愧的圆满，平凡安稳亦是踏实。

女儿升入初中，正值青春年少，心气颇高，考试总想考满分。她格外在意分数，偶尔答题失利、留有遗憾时，便懊恼失落、郁郁寡欢。见她这般偏执，我便耐心开导：考试只是检验学识的形式，本质在于查漏补缺，及时从错题中总结经验，多与师长同学探讨交流，理清解题思路，做到举一反三，这才是最可贵的收获。坦然看淡得失，纵使未能满分，亦是另一种圆满。

有位亲戚，夫妻二人皆是普通职员，薪资不高。每月工资除去房贷、车贷以及育儿开销，所剩无几。可她心态豁达，从无半句怨言，言谈举止间满是积极向上的精气神。用她的话说，两人收入虽不算高，却很少加班，有充足时间陪伴孩子、享受生活。充裕的闲暇时光，恰好弥补了物质上的缺憾。外表看似朴素平淡，细细品味，寻常日子里满是踏实幸福。

人间烟火岁岁寻常，世间本无十全十美。漫漫岁月里，人人皆有心之所求却未能如愿的遗憾。常怀小满之心，坦然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，方能时时体悟幸福。譬如居所不算宽敞，却有家人闲坐相伴；一日三餐简简单单，却也鲜香适口；阳台花草平平无奇，依旧能够花香盈室……

守得小满常欢喜，便得世间万般福。想到这里，我顺手给朋友点了赞，并留言：人生小满胜万全，祝你、祝我、祝我们。



夏

(国画)
沈亚东作

妙染丹青

把春天泡在信阳毛尖里

曹树武

申城的春，总像个羞怯的访客，在钢筋水泥的缝隙里探头探脑，迟迟不肯舒展她全部的明媚。黄浦江的风，还残留着些许料峭，而我书房的案头，一只敞口白瓷盖碗已静候多时。取三克信阳毛尖，注以滚水，预备在这一方寸天地间，完成一场盛大的邀约——将豫南大别山申城的整个春天，都热情地泡在这升腾的茶杯里。一叶沉浮间，远处的青山跌入眼底。

这绝非仅是口腹之享，这是一次关于生命活力的迁徙与共振。信阳，这座踞守江淮分水岭的古城，天生便带着一种兼容并蓄的豁达。它既有北方的雄浑骨朵，又得南方的灵秀水气。文新茶园便镶嵌在滨河区连绵的群山怀抱中，当申城的梧桐还在酝酿新芽，那里的茶山早已按捺不住生命的律动，在清明谷

雨的交替时节，爆发出一种令人心动的嫩绿。那一抹鹅黄浅绿，分明是豫南申城昨夜刚裁下的春光。那是一种饱含希望的绿，是历经寒冬蛰伏后，生命最原始、最蓬勃的喷薄。

这份源自山野的生机，最终在杯中绽放为昂扬的滋味。信阳毛尖被誉为“绿茶之王”，其灵魂在于一个“鲜”字，一种“活”气。当滚水冲入盖碗，干瘪的茶芽瞬间吸饱水分，上下翻腾，托举下重获新生。顷刻间，汤色嫩绿明亮，宛如一块温润的碧玉，又似初春解冻的湖面，折射出太阳的光芒。一缕幽香破水而出，恍若大别山的晨岚正扑面而来。凑近细嗅，香气清高持久，那是一种混合着熟板栗的甜香与兰草幽韵的复合气息，充满了山野的朝气，闻之便让人

精神为之一振。

轻啜一口，鲜爽的滋味如电流般穿透味蕾。初时的微苦，是成长的历练，是破土而出的挣扎；随之而来的，是汹涌澎湃的回甘，从心底鸣泉般涌出，直抵心扉。这不仅仅是味觉的愉悦，更是一种生命力的灌注。它告诉我们，所有的苦尽甘来，都值得期待。正如这信阳毛尖，虽生于北地边缘，却凭借自身的韧性，长出了足以媲美江南的鲜嫩与芬芳。这一盏回甘里，分明藏着岁月对坚韧者最深情的抚慰。这种向上的力量，正是我们在都市丛林中打拼时，最需要的慰藉与鼓舞。

在申城这座永不停歇的城市里，这盏茶是我们与自我和解、与自然连接的加油站。文新茶园坚持的古法工艺，不仅是技艺的传承，更是对品质精益求精的执着。从茶园到茶

杯，这一路跨越千里，带来的不仅是茶叶，更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：无论身处何地，无论环境如何，都要努力扎根，向阳生长。于万丈红尘中偷得片刻，借这一盏清欢，把日子过成诗。

窗外春雨不知何时已悄然停歇，阳光穿透云层，洒在玻璃幕墙，折射出彩虹般的光晕。室内的茶香正浓，与书香交织，构筑起一个安顿身心的精神角落。我意识到，所谓“把春天泡在信阳毛尖里”，其实就是将那份源于大地的乐观与坚韧，封存在这小小的叶片中。斜斜日光爬上杯沿，将整个春天温养在一盏澄澈里。每当我们在疲惫时、迷茫时，只需注一壶热水，便能唤醒那份沉睡的活力，提醒我们：春天从未远离，它就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我们的杯中。

藝文
章
以
載
德
道
郵箱:xyrbhby2020@126.com
此版由信阳日报文艺周刊主办